

魯 迅
彷徨

30K 4/53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1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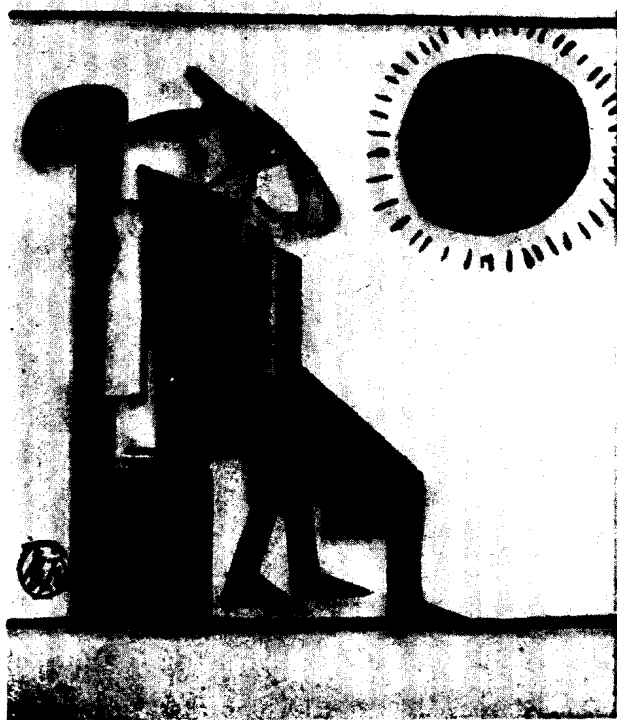
32开 字数80,000 开本89×116 1/32 印数 1-4,500册

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,0001-4,500册

定价(6)0.60元

选集 彷徨



《彷徨》初版封面

出版說明

本書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親自編校的初版，并且参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雜誌和報紙（其中一篇尙未查得最初發表的刊物）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种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时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后面，在正文中則标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，作为作者所編的《烏合叢書》之一；此后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系編入第二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时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之处一定不少，恳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；
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
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；
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¹

屈原：《離騷》。

目 錄

祝福.....	1
在酒樓上.....	19
幸福的家庭.....	31
肥皂.....	39
長明灯.....	51
示众.....	63
高老夫子.....	69
孤独者.....	80
伤逝.....	104
弟兄.....	126
离婚.....	138
注釋.....	149

祝 福¹

旧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，村鎮上不必說，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，接着一聲鈍响，是送灶的爆竹；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，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，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。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。雖說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，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長一輩，應該稱之曰“四叔”，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²。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，但也還未留鬍子，一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後說我“胖了”，說我“胖了”之後即大罵其新黨。但我知道，這並非借題在罵我：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。但是，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，於是不多久，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遲，午飯之後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；第三天也照樣。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；家中却一律忙，都在準備着“祝福”。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，致敬盡禮，迎接福神，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。殺雞，宰鵝，買豬肉，用心細細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紅，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。煮熟之後，橫

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，可就稱為“福祿”了，五更天陳列起來，並且點上香燭，恭請福神們來享用；拜的却只限于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——只要買得起福祿和爆竹之類的，——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陰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來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，滿天飛舞，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氣色，將魯鎮亂成一團糟。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時，瓦楞上已經雪白，房里也映得較光明，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³的大“壽”字，陳搏老祖⁴寫的；一边的對聯已經脫落，松松的捲了放在長桌上，一边的還在，道是“事理通達心氣和平”。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，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部《近思錄集註》⁵和一部《四書襯》⁶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況且，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，也就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，走出來，就在河邊遇見她；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。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，改變之大，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：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，即今已經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；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彷彿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，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。她一手提着竹籃，內中一個破碗，空的；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，下端開了裂：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。

我就站住，豫備她來討錢。

“你回來了？”她先这样問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正好。你是識字的，又是出門人，見識得多。我正要問你一件事——”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。

我万料不到她却說出这样的話來，詫異的站着。

“就是——”她走近兩步，放低了声音，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，“一个人死了之后，究竟有沒有魂灵的？”

我很悚然，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，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，比在学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，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，惶急得多了。对于魂灵的有無，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；但在此刻，怎样回答她好呢？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，想，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，然而她，却疑惑了，——或者不如說希望：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無……。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，为她起見，不如說有罢。

“也許有罢，——我想。”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。

“那么，也就有地獄了？”

“阿！地獄？”我很吃驚，只得支梧着，“地獄？——論理，就該也有。——然而也未必，……誰來管这等事……。”

“那么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”

“唉唉，見面不見面呢？……”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，什么躊躇，什么計画，都擋不住三句問。我即刻胆怯起來了，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話來，“那是，……实在，我說不清……。其实，究竟有沒有魂灵，我也說不清。”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開步便走，慇懃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里很覺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会不会含有別的什么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發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……。但隨後也就自笑，覺得偶爾的事，本没有什么深意义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；而況明明說過“說不清”，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發生什么事，于我也毫無关系了。

“說不清”是一句極有用的話。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，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，选定医生，万一結果不佳，太抵反成了怨府，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，便事事逍遙自在了。我在这時，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，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，也是萬不可省的。

但是我總覺得不安，過了一夜，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，彷彿懷着什么不祥的豫感；在陰沉的雪天里，在無聊的書房里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。不如走罷，明天進城去。福興樓的清燉魚翅，一元一大盤，價廉物美，現在不知增價了否？往日同游的朋友，雖然已經雲散，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，即使只有我一個……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，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，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別的情形开始了。傍晚，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里談話，彷彿議論什么事似的，但不一會，說話聲也就止

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說：

“不早不迟，偏偏要在这时候，——这就可見是一个
繆种！”

我先是詫異，接着是很不安，似乎这話于我有关系。
試望門外，誰也沒有。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
茶，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。

“剛才，四老爺和誰生气呢？”我問。

“还不是和祥林嫂？”那短工簡捷的說。

“祥林嫂？怎么了？”我又趕緊的問。

“老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我的心突然緊縮，几乎跳起來，臉上大約也变
了色。但他始終沒有抬头，所以全不覺。我也就鎮定了自
己，接着問——

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——昨天夜里，或者就是今天罢。——我
說不清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——还不是窮死的？”他澹然的回答，仍然
沒有抬头向我看，出去了。

然而我的驚惶却不过暂时的事，随着就觉得要來的事，
已經过去，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“說不清”和他之所謂
“窮死的”的寬慰，心地已經漸漸輕鬆；不过偶然之間，还
似乎有些負疚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四叔儼然的陪着。我也还
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虽然讀过“鬼神者

二氣之良能也”⁸，而忌諱仍然極多，當臨近祝福時候，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；倘不得已，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，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屢次想問，而終于中止了。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，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，偏要在这時候來打攪他，也是一個謬種，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，進城去，趁早放寬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。這樣悶悶的吃完了一餐飯。

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。人們都在燈下匆忙，但窗外很寂靜。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听去似乎瑟瑟有聲，使人更加感得沉寂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，想，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，看得厭倦了的陳旧的玩物，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，現在总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。魂靈的有無，我不知道；然而在現世，則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，為人為己，也還都不錯。我靜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。

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斷片，至此也聯成一片了。
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里要換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，頭上紮着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卻還是紅的。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

死了当家人，所以出來做工了。四叔皺了皺眉，四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討厭她是一个寡妇。但看她模样还周正，手脚都壯大，又只是順着眼，不开一句口，很像一个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她留下了。試工期內，她整天的做，似乎閒着就無聊，又有力，簡直抵得过一个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局，每月工錢五百文。

大家都叫她祥林嫂；沒問她姓什么，但中人是衛家山人，既說是鄰居，那大概也就姓衛了。她不很愛說話，別人問了才回答，答的也不多。直到十几天之后，这才陸續的知道她家里还有嚴厲的婆婆；一个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；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；他本來也打柴为生，比她小十歲：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。

日子很快的过去了，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，食物不論，力气是不惜的。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里僱着了女工，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。到年底，扫塵，洗地，殺雞，宰鵝，徹夜的煮福祿，全是一人担当，竟沒有添短工。然而她反滿足，口角边漸漸的有了笑影，臉上也白胖了。

新年才过，她从河边淘米回來时，忽而失了色，說剛才远远地看見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，很像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正为尋她而來的。四嬸很驚疑，打听底細，她又不說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皺一皺眉，道：

“这不好。恐怕她是逃出來的。”

她誠然是逃出來的，不多久，这推想就証實了。

此後大約十几天，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，衛

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，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。那女人雖是山里人模樣，然而應酬很從容，說話也能幹，寒暄之後，就賠罪，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，因為開春事務忙，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，人手不夠了。

“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，那有什麼話可說呢。”四叔說。

於是算清了工錢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，她全存在主人家，一文也還沒有用，便都交給她的婆婆。那女人又取了衣服，道過謝，出去了。其時已經是正午。

“阿呀，米呢？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？……”好一会，四嫂這才驚叫起來。她大約有些餓，記得午飯了。

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。她先到廚下，次到堂前，後到臥房，全不見淘籬的影子。四叔踱出門外，也不見，直到河邊，才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，旁邊還有一株菜。

看見的人報告說，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篷船，篷是全蓋起來的，不知道什麼人在里面，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。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，剛剛要跪下去，那船里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，像是山里人，一個抱住她，一個幫着，拖進船去了。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，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，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。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，一個不認識，一個就是衛婆子。窺探艙里，不很分明，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。

“可惡！然而……。”四叔說。

這一天是四嫂自己煮午飯；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。

午飯之后，衛老婆子又來了。

“可惡！”四叔說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。”四孀洗着碗，一見面就憤憤的說，“你自己薦她來，又合夥劫她去，鬧得沸反盈天的，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？你拿我們家里开玩笑么？”

“阿呀阿呀，我真上当。我这回，就是为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。她來求我薦地方，我那里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。对不起，四老爺，四太太。总是我老發昏不小心，对不起主顧。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，不肯和小人計較的。这回我一定薦一个好的來折罪……。”

“然而……。”四叔說。

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，不久也就忘却了。

只有四孀，因为后來僱用的女工，大抵非懶即饒，或者饒而且懶，左右不如意，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。每当这些时候，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，“她現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？”意思是希望她再來。但到第二年的新正，她也就絕了望。

新正將尽，衛老婆子來拜年了，已經喝得醉醺醺的，自說因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，住下几天，所以來得迟了。她們問答之間，自然就談到祥林嫂。

“她么？”衛老婆子高兴的說，“現在是交了好运了。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时候，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壩的賀老六的，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，也就裝在花轎里抬去了。”

“阿呀，这样的婆婆！……”四孀驚奇的說。

“阿呀，我的太太！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。我們山里人，小戶人家，這算得什麼？她有小叔子，也得娶老婆。不嫁了她，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？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，很有打算，所以就將她嫁到里山去。倘許給本村人，財禮就不多；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里去的女人少，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。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，財禮只花了五十，除去辦喜事的費用，還剩十多千。嚇，你看，這多么好打算？……”

“祥林嫂竟肯依？……”

“這有什麼依不依。——鬧是誰也总要鬧一鬧的；只要用繩子一捆，塞在花轎里，抬到男家，捺上花冠，拜堂，关上房門，就完事了。可是祥林嫂真出格，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，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，所以與眾不同呢。太太，我們見得多了：回頭人出嫁，哭喊的也有，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，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，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。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，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，罵，抬到賀家壩，喉嚨已經全啞了。拉出轎來，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。他們一不小心，一鬆手，阿呀，阿彌陀佛，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，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，鮮血直流，用了兩把香灰，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。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里，還是罵，阿呀呀，這真是……。”她搖一搖頭，順下眼睛，不說了。

“后来怎么样呢？”四嬸还問。

“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。”她抬起眼來說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——起来了。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，男的，新年就两岁了。我在娘家这几天，就有人到賀家壩去，回来說看見他們娘兒倆，母親也胖，兒子也胖；上头又没有婆婆；男人所有的是力气，会做活；房子是自家的。——唉唉，她真是交了好运了。”

从此之后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。

但有一年的秋季，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，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。桌上放着一个荸薺式的圓籃，簷下一个小鋪盖。她仍然头上紮着白头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臉色青黃，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，順着眼，眼角上帶些淚痕，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样精神了。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，顯出慈悲模樣，絮絮的对四嬸說——

“……这实在是叫作‘天有不測風雲’，她的男人是堅實人，誰知道年紀青青，就会断送在伤寒上？本來已經好了的，吃了一碗冷飯，復發了。幸虧有兒子；她又能做，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，本來还可以守着，誰知道那孩子又会給狼啣去的呢？春天快完了，村上倒反來了狼，誰料到？現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了。大伯來收屋，又赶她。她真是走投無路了，只好來求老主人。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